

上海
十姊妹卷之四

海上警夢癡仙孫漱石著

第十六回 錢伯蕃酒樓設策 柳絮春虹廟求籤

十姊妹一書描摹近年以來上海女社會上種種現狀。欲使世人觸目警心。於交際上各慎防閑。於家庭間宜加約束。莫問事情之虛實。但觀世變之紛紜。上集凡十五回。至柳絮春欲重拜十姊妹。在大觀樓請客。洋臺上瞥見錢伯蕃進內爲止。逆料閱者必恨著者狡獪。急欲觀看下文。如今自應緊接前書。先把錢伯蕃到滬的情節敘明。再交代與絮春交涉之事。却說伯蕃自從被絮春在公館內放了把火。挾帶鉅資。乘亂逃走之後。檢點火場。並無屍骨。翻知他人尙未死。必定與心上人天涯海角。遠走高飛。無如官宦家顏面有

關。因。此。以。訛。傳。訛。把。燒。焦。的。幾。根。馬。骨。當。做。屍。骸。祇。算。他。人。已。焚。斃。居。然。備。棺。收。殮。並。故。意。延。僧。道。超。度。遮。掩。世。人。耳。目。其。實。人。財。兩。空。這。一。口。氣。怎。消。得。下。初。時。未。嘗。不。疑。心。到。蕭。伯。廉。身。上。暗。地。託。人。打。聽。祇。因。出。事。以。後。伯。廉。雖。已。離。蘇。他。的。老。母。依。舊。住。在。原。處。家。況。仍。十。分。貧。苦。以。致。拿。不。准。他。過。了。數。時。之。後。這。心。思。漸。漸。淡。了。他。的。夫。人。施。氏。更。說。絮。春。是。敗。家。精。但。願。他。死。在。外。頭。永。永。不。再。出。現。卽。出。現。也。休。去。睬。他。堂。堂。的。公。館。裏。頭。人。死。不。能。復。生。萬。無。再。提。此。事。之。理。不。過。捲。去。的。那。些。金。銀。珠。寶。甚。是。可。惜。心。上。想。起。之。時。未。免。十。分。惱。恨。密。囑。伯。蕃。留。意。偵。訪。倘。能。訪。到。他。現。逃。何。處。必。須。設。法。破。耗。使。他。不。能。安。然。享。受。伯。蕃。也。是。這。個。宗。旨。所。以。借。着。遊。歷。爲。名。曾。在。長。江。漢。口。南。京。揚。州。鎮。江。等。處。暗。暗。查。訪。無。奈。一。些。訪。不。出。來。無。錫。是。他。出。身。所。

在接連去了幾次也覺蹤影毫無上海華洋雜處最易藏垢納污蘇州進出又便豈有不防他躲匿之理背地裏也已訪過三次那裏有甚消息這回乃因有個官僚姓馮名喚慕道前清時曾做過封疆大吏民國舉義他遂歸附民國推翻滿清依然掌握大權坐享高位一無損失及至項城稱帝他又附和項城指望封侯拜爵誰知洪憲紀元祇有八十三日項城一命嗚呼民國復活他尙想再三洗刷以爲附從稱帝非出本心無如朝議不容始不得不暫避風頭面子上雖是自請乞休其實不乞休也不能再受任命如今事隔年餘做慣官員的人不做了官彷彿做戲的沒有戲唱恨不得隨便搭一個班子可以每月撈些包銀比不搭班覺得有些光彩因此竭力運動想進京去謀個督軍省長不日到任手中有的是錢花掉三萬五萬不算什麼一到

任況能夠加倍拿回故此帶了幕友趙興從長樂縣原籍起身同到上海取道金陵乘津浦火車北上錢伯蕃得了這個信息因馮慕道做疆吏的時節曾在他手下當過差使知道此人歡喜奉承并堅抱金錢主義屬員倘然有甚孝敬拿得穩立刻升官發財想到自己住在蘇州一天天沒有官做不是事情難得他老人家又要出山何妨先去送副厚禮如做生意一般的下注定錢等他進京去運動成熟便可鑽謀差事跟着他一同赴任至小有個參謀可望因此三千兩銀子兌了一隻金鋼鑽戒指二千兩銀子購了一粒大珠與家丁錢升昨天乘火車到申住在三馬路新旅社內打聽馮慕道住大馬路第一旅館今天一早便去見他那知出外拜客去了沒有遇到祇和趙幕友談了會天告辭出外端整明天再去回到新旅社沒有事情叫錢升在

寓內看守行李自己至四馬路閒走剛巧經過大觀樓門口見洋臺有兩個女子伏在欄干上觀看野景一個不認得他一個活像絮春急忙站住了脚留心子細一看雖然大觀樓是三層洋房二人正在第三層上從低處望到高處眉目不甚清楚但面龐的是絮春無疑頓覺心中又喜又惱怎肯輕輕放過因見大觀樓是一所番菜館人人皆可入內遂扭轉身進了大門一口氣逕奔至三層樓西崽見了問是那一位請伯蕃倒覺呆了一呆想起自己本還沒有用飯隨口說洋臺上可有房間西崽指稱這一間恰巧空着遂領着他一同進內那間房雖與絮春坐的並不相連中間隔開兩間洋臺却是走得通的伯蕃進房之後點頭說此間很好遂即將身坐下西崽問可有客來伯蕃回說沒有西崽請他點菜伯蕃沒有心緒說公司菜也好不必點了

西○崙○答○應○着○自○去○預○備○伯○蕃○起○身○走○至○洋○臺○看○絮○春○已○跑○進○去○了○連○還○有○那○個○女○子○也○俱○不○在○外○面○因○一○步○步○的○掩○將○過○去○走○到○那○一○間○房○門○首○見○玻○璃○長○窗○開○着○立○住○了○脚○遠○遠○的○向○內○張○望○因○絮○春○朝○內○坐○着○祇○看○見○他○的○後○背○頭○上○邊○幾○件○插○戴○認○得○出○是○自○己○之○物○越○顯○得○是○絮○春○無○疑○再○看○那○些○同○席○的○人○髣○髴○俱○是○些○年○輕○蕩○婦○却○又○不○像○是○青○樓○中○人○不○知○是○那○裏○來○的○心○上○好○生○不○解○暗○暗○瞧○了○一○會○不○便○走○將○過○去○回○身○退○入○自○己○房○間○問○西○崙○那○邊○請○的○女○客○是○些○什○麼○公○館○內○的○西○崙○見○伯○蕃○舉○止○闊○綽○認○做○看○中○了○什○麼○女○子○特○地○前○來○釘○梢○笑○嘻○嘻○答○稱○今○天○女○客○多○哩○聽○說○因○要○拜○十○姊○妹○約○在○這○裏○聚○會○此○刻○還○沒○有○到○齊○主○人○是○北○四○川○路○的○蕭○公○館○少○奶○奶○其○餘○不○很○清○楚○伯○蕃○聽○說○一○個○蕭○字○便○估○量○定○是○伯○廉○暗○暗○恨○入○骨○髓○又○問○可○知○他○們○拜○

十姊妹到那裏去拜西崽說聽得在大馬路虹廟三牲祭品俱已預備。伯蕃遂不往下再問滿肚子盤算吃好了菜暗中跟他們到虹廟內去後想跟去也沒有用處決不能當場向他說破露了面反甚不妙因悶昏昏吃了一塊土司一碟來路牛尾湯也不知滋味是鹹是淡吃完了拿着一支湯匙在碟子內劃來劃去西崽又誤認在那裏着迷暗中甚是好笑。伯蕃劃了一會忽然碟子擊響西崽急問何事他不知這西崽在旁倒覺嚇了一跳說替我拿請客票來我要請一個客西崽便立刻去取出一個小盤雙手奉上。伯蕃提起筆來寫了一張交代趕緊送到大馬路第一旅館請一位姓趙的。遲了恐客人出外西崽唯唯接着便去。少頃鐘鈴聲響認道是趙興來了疾忙迎出房去誰知上來的又是一個女子也是絮春那邊請的西崽和他認識稱呼。

他顏少奶奶伯蕃等他進去之後問是那。一處顏家西崽說是四川路顏子厚家也是這裏的主顧不時和請客的那位蕭少奶奶同來所以我們俱認識他伯蕃聽了記在心上忽聞鈴聲又響西崽報稱客來上來的纔是趙興伯蕃迎進房中坐下問他可是用公司菜或者另點幾樣趙興說中膳已在旅館有偏因蒙相召恐有要事特地到此祇須喝杯牛茶已足別的再吃不下伯蕃那裏肯依說至再四始又點了一碟禾花雀一碟櫻桃生梨那趙興別號東川前清時是個惡幕久隨馮慕道在任上辦事慕道仰若神明爲人心地險刻手段狡猾隨便什麼公事一到他的手內不能駁的他偏能舞弄筆墨故意駁斥不能准的他偏能援引案卷曲意准理所以人人畏忌着他伯蕃請他到來因本來是個舊識今天遇到絮春這個難題可巧他現在上

海正好細細商議諒來必有辦法。因侯喝過了牛茶之後低低的把絮春放火捲逃等事約畧述了一遍。直說到今天於無意中遇見這種人萬放不過要求他想個主意怎樣出得這口氣兒。東川把嘴上邊幾根焦黃短髭撮來撮去撮了一會纔開口道：如夫人你既然不能認他如今願意他死願意他活。姓蕭的要他怎樣。伯蕃道：此等人本來早可死得那個願意他活。姓蕭的更非重辦不可。東川道：要他死最容易。目今上海多的乃是炸彈。你可花些銀子找一個亡命之徒將他一彈炸死。恐怕他死了還沒有明白。怨不到你。不過上海的探捕利害萬一此案得破當官根究起來你身上大是不便。所以我想還是使他活着零碎受些苦楚很好。至於姓蕭的你想辦他沒有原告怎能下手也須另外想個法子方爲上策。伯蕃道：依了東翁的高見怎

樣辦呢。東川又把兩撇短髭左撚右撚的撚了數下道。若依兄弟的愚見。你在上海人地生疏。租界上又不比內地。中國官場一無勢力。今天雖然看見了他。祇當沒有看見一般。一些不動聲色。且等回到蘇州。於晚間找個心腹家人設法一枝手槍給他。伯蕃驚駭道。炸彈尙且不可。手槍怎能成得事情。況且他二人又不在蘇地。拿手槍去打那個東川。微笑道。你認做叫他拿手槍去打人麼。無論你家人斷沒這樣手段。即使他真有本領也斷沒這樣辦法。我叫你給他一支手槍。乃要使他睡至夜半狂呼捉盜向空地上開放一槍。你聽見了和嫂子等在室內助威也大呼快拿強盜。追趕下樓。那家人在大門口再放一槍。把大門開直。佯作強盜逃遁之勢。急到馬路上去喚岡警。說是遭了盜劫。你便把箱籠假意拋棄幾個。將絮春捲出的一切贓物子細。

開上一張失單當下投報警局請他趕緊捕緝次日再向縣知事報告要求移文上海等處懸賞會捕隔了三天五天你去找個偵探說此案已打聽得是蕭伯廉所爲他從前住在蘇州現聞避匿上海北四川路從豐給些盤費央他速到上海偵緝大凡做偵探的沒一個不想邀功況又得了你的厚賜他自然馬上動身鑽頭覓縫的到上海偵緝好在單上邊的失物是真祇要偵探眼見一定報知捕房會拿雖然姓蕭的上堂之後逆料他必請律師辯護并保護租界主權決不肯輕飄飄把犯人移解到蘇要失主自己到上海質訊這時可叫家人做個見證并也請個律師咬定那天行劫是他倘能關進西牢祇要三月五月絮春一定站不住脚不是另外跟人逃走必是獨自溜得不知去向諒他不敢公然出頭和你訴訟你瞧這樣處置可好伯蕃聽

罷贊服道你的主見那裏會錯。所以我要向你討教。既承這樣指示。此刻我一准權爲朦朧。吃完大菜之後。各走各的道兒。且等緩天回轉蘇州。如法佈置。倘果此恨得雪。日後不忘大恩。定當從重圖報。東川道你。我知己怎說此話。但要請問伯翁到申。可是專爲拜謁。敝上而來。或尙另有什麼公幹。伯翁實說道。因聞馮公將次出山。專誠到此。想求他將來給個事兒。便中還望閣下吹噓。更感大德。不淺。東川道他明天午前決不出外。你可十點鐘左右來見。彼時兄弟也尙有一句話與你商量。伯翁道。東翁有甚事情。見委此時座中。並無別人。可否先賜示知。免得明天見了。倘然馮公在旁反覺有些不便。講話。東川點頭道。此話也說得很是。兄弟要與你開口。你想有甚事兒。祇因馮公交卸以後。在家賦閒日久。未免虧累甚多。雖然馮公又要出山。日後大

有指望。但現時進京後費用浩繁。馮公處不便開支。故想向你借些銀兩。做個預備。不消四五個月。一定加利奉還。不知你在客中。可便不便。却也沒甚要緊。可以明後天另找別人。伯蕃素知東川是慕道的紅人。巴不得結納着。他聽說要借川資。當時一口允許。說回到旅館之後。送二百兩銀子過來。未知能否敷用。不敷可寄信至蘇。再當奉上。東川滿面天花的道。如此很好。彼此又談了幾句閒話。恰好菜已吃完。伯蕃給過了帳。遂與東川一同下樓。竟然頭也不回。各回旅館而去。再說那邊絮春。自見伯蕃上樓。心中自然懷着鬼胎。把如錦緊緊一把。從洋檯上拉至房內。咬着耳朵。要與他講話。如錦因他這一隻手。忽然急得如冰一般冷。知道與那瞧見的人。內中一定大有糾纏。急先去咬他耳朵。按着他的膽道。你爲了什麼事。犯得急到這樣。上海隨

便他那一等人租界上不敢輕易鬧甚事情。你何苦這樣膽小。且把你瞧見的。那一個人和你到底有甚牽涉。子細說給我聽。我來替你想法。退兵料來沒有退不了的。絮春這纔定了定神。對紫娟等道。我與如錦姊有幾句話。暫時告一個便。到間壁房內畧坐。倘然夢雲大姊到來。須你們招呼一下。我們說完了立刻便來。遂和如錦手携手到後面一個小房間內。將蘇州怎樣到上海的事情。一些不瞞。細細述了一遍。要如錦設法解救。如錦始知他內中的始末。根由說這件事鬧得大了。姓錢的。既然在此遇見。雖然他顧着面子。從前已經說你死掉。決不和你親自照面。自古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保不暗中算計着你。但不知他平日間的心地如何。手段如何。絮春道。若說他的心地純是一副富貴性格。刁鑽却還未必見得。若論他的手段。因做了好幾

年官動不動倚官托勢往往欺侮人家但遇到了強似他的却也肯勉強退讓沒有什麼能耐不比他的老婆利害如錦道不知他老婆可在上海絮春道這人從來不出門諒想決不在此如錦道既然他純是富貴性格又是欺軟怕硬這種人一到了上海租界地面便一點沒有用處脾氣要發發不出來防着外國人來干涉說到欺軟怕硬租界上的勢力範圍最硬官場倘有交涉大半失敗居多他豈有不知之理祇要這樣一想你可畧畧放心但暗箭却仍不可不防以後出外之時究須隨處留意爲是絮春縐眉道俗語說祇有千年做賊那有千年防賊往後叫我怎樣防法如錦道這也沒有什麼別的無非除了幾個要好姊妹地方走走別處不去就是說罷忽然又改口道不防不防他在這個地方見你想來你住處還並沒知道即使停刻暗暗

跟你或者叫人四下打聽好得我們吃過大菜便要到虹廟內去到過虹廟之後並不馬上回家除了大餐館中不對他說別處怎能打聽得來因隨手取起一隻叫人鐘唧鈴鈴擡了一响叫一個西崽進來交代他隨便什麼人問起洋臺房間內那個請客主人家住在那裏祇可含糊答覆不必詳細直說因要瞞着些話不投機的姊妹防他們闖將進來乏味稍停小帳我們知道那西崽答應自去交代大眾如錦自以爲這樣佈置可算得萬分慎密絮春也說他想到週到豈知因關會得遲了些些已被那首一個西崽一本直說二人怎料得到絮春平時深信如錦今見他如此一說覺得心上寬了好些祇問伯蕃萬一沒走停刻倘然見面應否迴避爲是或者祇當沒有見他如錦道照我看來他今天決定不來找你即使出我意料之外竟然兩下撞